春在堂襍文

德清俞樾

張乳伯說文發疑序

張君乳伯余主講詁經精舍所許爲高材生者也俄歌鹿鳴之詩以去未幾來見余於吳下則已以鹽鐵使之屬需次兩淮矣今年又來吳下相見余問宦游樂乎曰錄錄無所試月得薪水之資不足餬其口言次出巨編數袠見示余歎曰古之君子仕而優則學今吾子之仕不可得而優者也然而學則優矣斯亦古今之異乎其書凡數種皆治說文者也惟說文發疑六卷已寫有定

本讀其書信乎於許氏之書韋編三絕矣其論指事之異於會意者會意兩體皆字指事則兩體不皆字異於象形者象形之形有定指事之形無定論轉注謂每類立一首字而同類之字從之皆可謂要言不煩者也又論古韻所以不能强合者皆方音爲之而方音之所以異則不外乎雙聲余謂明乎此理則古音固至今猶存蓋今日四方之音有與韻書不合而實與古音合者如徽人讀風如分吳人讀龔如岡細審之實皆雙聲今世有韻書故雖方音各異而不能入詩古人無韻書則詩之韻各隨其方之音而殊矣後人乃欲於數千年後爲

古人釐定一韻書何怪其勞而無功乎誠知其爲自然也則不必强古人以就今而古人之用韻亦自恊然不紊也他若因睽字目不相聽之義解爲兩目乖隔不通而悟周易睽卦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正取此義又以雅字與風雅義絕遠當作夏字因而推之得風與雅之所以別又因是而定豳風七篇七月爲風東山爲雅破斧以下諸篇爲頌烏乎小學之有益於經學固如是夫余往時曾命精舍諸生釋新舊二字舊字訖無定說余據說文朊讀若舊謂朊卽舊之本字然以經典無朊字未敢自信也今讀此書亦有是說則余說非孤見矣又

云扶卽伴字亦與余舊說合然許君云讀若伴侶之伴則知漢時固自有伴侶義許君於伴下止曰大皃此本義也於扶下出伴侶義此別義也葢許書別義有卽見本字下者如祥福也一曰善是也有見於他篆說解者如戲三軍之偏也一曰兵也並無戲謔義而謔下曰戲也則戲謔之別義見矣匹四丈也並無配匹義而妃下曰匹也則配匹之別義見矣虛大丘也並無空虛義而廖下曰空虛也則空虛之別義見矣止下基也並無留止義而稽下曰留止也則留止之別義見矣約纏束也並無省約義而儉下曰約也則省約之別義見矣自西

方色也並無告白義而謁下曰白也則告白之別義見矣乾上出也並無乾燥義而晞暵皆曰乾也則乾燥之別義見矣濟水出常山房子贊皇山東入泜並無濟渡義而渡下曰濟也則濟渡之別義見矣殿擊聲也並無今所用殿字義而堂下曰殿也則今所用殿之別義見矣扇扉也並無今所用扇字義而箑下曰扇也則今所用扇之別義見矣因伴侶義而縱言及之或有可以少資啓發者乎余衰且病學問之道日益荒落漫書數語不足副吾子所需也

思古齋雙鉤漢碑篆額序

漢篆不可多見欲觀漢篆者不得不博求之於碑額益漢碑諸篆額實秦篆之嫡派也世人習見繹山傳刻之本以爲秦篆初不如是不知彼傳刻本結構僅存神氣盡失烏足以言秦篆哉薛尙功所摹秦斤秦權其筆意居然可見漢人作篆皆從此出乃學秦篆非變秦篆也惟其中閒有參襍隸體者此則時爲之矣何竟山太守博學好古篆隸並工嘗裒聚其所得漢碑額用雙鉤法摹而刻之以印本寄余余謂欲學篆者宜各置一篇以玩其用筆之法勝於摹寫棗木傳刻之本萬萬也

余蓮村遺集序

孝惠先生蓮村余君之卒也余既銘其墓矣其生平所著庶幾堂今樂府余又序而行之矣然其他著作則未之得見也今年夏尤子鼎甫以君所著尊小學齋集見示都凡文四卷詩二卷家訓一卷無妃靑儷白之浮辭無嘲風弄月之虛語懃懃焉願願焉一以化民成俗爲主古語有云善藥不離手善言不離口其君之謂歟君有黜邪崇正說序一篇皆以治病爲喻余謂病必需藥而藥必以中病爲宜元明以來儒者著書必極言理氣心性至於汗漫不可究詰持論甚高而不切於用此藥之不中病者也君之意則惟以論卑易行爲救世之良

方今樂府之作其尤用心者也集中有上當道書反復千言爲中國相承之正教效捍衞僕遯之力盎卽孟子距楊墨韓子闢佛之意而其所以爲說者則亦惟聯合保甲也推廣鄉約也以至家祠之規制蒙館之章程推而至於棃園評話之細則仍是今樂府之作用也嗟乎世之儒者持論高而不切於用君則反之其所作扨海迴瀾說及鐵淚圖說諸篇言近而指遠咸豐同治閒隱受其益世多知之者若此書中所陳七條其用意更深矣有世道之責者誠能用君之策則放邪說而拒詖行所謂功不在禹下者此也君易簀前一日曾命其門下

夫生錄以示余余爲刻其條目略曰蓮村許丈遺言然未刻此書則君之意猶隱而未顯今刻入全集中讀其書意切而辭婉讀其所列七條則務在自治而不在攻人之惡請仍以藥譬之君所用皆補益之藥而非攻伐之藥且又尋常習用之藥而非必如蔘芝之赤箭世間所不經見之藥尤藥之善者也然則其功效當何如歟

重刻憺園集序

國史儒林傳以顧亭林先生爲首讀其書篤信紫陽不爲陸王異說所奪則自宋以來儒者相承之嫡派也於經史古義注疏舊說爬羅剔抉不遺一字則又 本朝

治漢學者之先河也至於朝章國典吏治民風山川形勝閭閻疾苦博考而詳詢之原原本本如示之掌則永嘉諸儒猶有未逮而百餘年來老師宿儒未有講求如先生者嗚呼是宜爲一代儒林之冠矣健庵徐公先生之甥也其所學一出於先生所著讀禮通考一書宏綱細目條理秩然爲秦氏五禮通考所自出至今與秦氏之書並爲言禮者所不能廢乃其所著憺園集則行世者頗尠學士大夫往往有不得見者余讀其集有云學程朱者切實平正不至流弊陽明之說善學則爲江西諸儒不善學則龍溪心齋矣是其論學宗旨與亭林同

至其議禮諸篇如論北郊之古無配位論文廟從祀諸賢當以時代爲次皆卓然縣日月而不刊信乎公之學出於亭林先生也集中有修明史條例有修　大清一統志條例可知　國初大著作體裁皆公所定亭林先生窮老著書不獲見用於世而公則遭際　盛時從容坐論出其所學以潤色　皇猷此乃時爲之而公與先生之學固不以是爲優劣也臚青金君嘗宰崑山先生與公皆其邑人也臚青既刻亭林先生年譜與歸震川先生年譜朱柏廬先生毋欺錄並行而又購得公憺園全集鏤版行世以廣其傳余衰且病不足復言

學術而亭林先生之書則自幼喜讀之今讀憺園集原本經史議論名通可以配亭林之書而無愧所謂酷似其舅者歟臚青爲邑宰於斯以表章先賢爲急斯眞知所先後者自茲以往憺園全集與亭林遺書並行於世承學之士得以增長其學識開拓其見聞然則臚青之刻是集其功爲不淺矣

宋岸舫柳亭詩話序

自來言詩者動謂詩以性情爲主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詩之妙境也余謂作詩者可以不著一字而說詩者不可不博覽羣書杜少陵五雲太甲之句韓昌黎女丁夫

王之餘雖博考載籍尚未能知其所出世之未窺六甲
先製五言者能無讀之而撟舌哉山陰宋岸舫先生
國初詩人也著有柳亭詩話三十卷自三代漢唐至於
國朝諸家之詩皆有評論不徒摘其字句之工凡詩
中所有故實一一證明之陶靖節有言奇文共欣賞疑
義相與析先生此書二者兼之非如他人之爲詩話可
以賞奇而不可以析疑者也其中如貰緣二字不知其
出於莊子又引飛卿醉歌洛陽盧仝稱文房妻子脚禿
春黃繇阿耋光顏不識字指揮豪俊如驅羊阿耋光顏
自謂李光顏本姓阿跌氏詩作阿耋者譯音無定字也

先生誤從阿羹光頭之本疑阿羹爲盧仝之子盧仝之子何能指揮豪傑歟蓋百密一疏古人不免此等小疵不足爲全書病也是書成於康熙閒至今原版幸而無恙坊閒有得其版者謀補其殘缺流播士林而屬余序之余惟詩話之作汗牛充棟未有實事求是如先生此書者不獨見 國初老輩論詩之精抑可見其讀書之審學者置此案頭時時繙閱可免不識撐犁之誚從此討論故典發明古義則所云杜詩韓筆無一字無來歷者庶有以窺其藩籬矣

吳牧騶小匏庵詩話序

詩話之作始於歐陽子而司馬溫公又踵成之是大賢亦嘗爲此也近世詩話盛推隨園其大旨專以性靈爲主而不屑屑爲分別唐宋誠爲通人之論然其流失在乎纖佻率易不善學之百弊橫生矣余親家翁彭雪琴侍郎嘗勸余作詩話謂君著書幾三百卷各種皆備所欠說詩耳余因念比年來江浙閒士大夫鏤刻詩集者無慮數十家不余鄙棄刻成之後必以示余若就其中剌取以爲詩話未始不足成書而衰病相乘精神疲苶竟不能從事於此殊有臣精銷亡之歎嘉興吳牧騶觀察乃先兄福甯君同歲生也著有小匏庵詩集余既序

之矣又示余詩話十卷自唐宋以下至於　本朝咸同間之詩皆有所採錄辨其源流論其工拙卓然有自得之見不苟爲去取詩中事實亦閒有考訂視隨園詩話博或不及精則過之矣惟余詩本不工而君所採數篇又皆少作意甚不愜末涓纖塊未足助嶽輸溟讀之轉不免汗下也

王補帆同年東渡采風集序

光緒元年余親家翁王文勤公以福建巡撫巡閱臺灣感疾而歸歸僅旬日薨於位余爲詩哭之存集中又爲作神道碑刻石於其墓上公自幼以神童名道光庚戌

年成進士入詞林與余爲同歲生每見其詩文輒心折
之同年中咸推爲高材生後爲勳業所掩詩文遂不甚
著公亦不自收拾歿後余問之其家則存者稀矣僅得
東渡采風集一卷蓋其巡臺時聞見所及形諸吟詠者
凡七言絕句四十四首臺灣本荒服地　國朝始入版
圖川谷異制民生異俗中土士大夫尟至其地同治以
來　朝廷長駕遠馭聲教訖四海乃命督撫大吏歲往
巡閱而公鑿行爲然公先時已以病乞骸骨未得請至
是以積病之身居瘴癘之地擲躬盡瘁至於不起讀是
編者觀其經畫周詳則可見其謀　國之忠任事之勇

而至於暑月飛霜逆砂起湧則其地之風景亦可概見矣是時余方於吳下營曲園園中小浮梅落成有詩紀之其末云問訊天南老開府乘桴海上幾時回而公在臺坐竹簰亦有詩云忽思湖上浮梅檻泛到中流似此不若與余遙相酬唱者讀至此葢不勝人琴之感矣

何桂笙劫火紀焚序

咸豐同治閒東南數千里淪陷於賊人民塗炭市廛燬燼論者謂黃巢以來未有之酷雖 王師猋騰電發不四五年殲盜殄夷復覩昇平之舊然士之生其閒者幸苦墊隘則亦甚矣何君桂笙爲浙東知名士余主詁經

講席君曾與肄業焉雖未謀面而讀其文固已心識其人比年來君薄游滬上頻以書問往來承寄宗劫火紀焚一卷蓋紀辛酉壬戌之亂者也當是時越中失守君崎嶇戎馬之中奔走鋒刃之下而適有包村義民曰包立身者以搏力之法聚衆自衛與賊相持其地與君所居鄉密邇賊往來必取道焉一月輒四五驚嗚呼憊矣事定之後乃追紀以詩凡得七言絕句六十六首至今讀之猶爲心悸在當日可知也包村事言人人殊讀君詩則知官軍收復甯波及嵊上虞餘姚諸縣皆包村牽制之功而其敗也由於困守孤村而不知扼守馬鞍山

之勝自始起事以至於敗歷歷言之又包村之長包立身名聞海內而包村後有地曰古塘其民有陳朝雲者實與包村爲犄角微君之詩知者罕焉異日修志乘者表章忠義舍此曷以哉是亦可謂詩史矣嘗讀元人周霆震石初集郭鈺靜思集叙述至正中兵戈饑饉之狀流離轉徙百世之下如目見之君此詩殆與異曲同工乎然彼皆白首亂離君則大亂之後復游於化日光天之下韋莊詩云且對一樽開口笑未衰應見泰階平而君眞及見之其遭逢勝古人遠矣

徐花農庶常日邊酬唱序

自來唱酬之樂惟都下爲最合海內風雅之士金倡而玉應之竝非荒江老屋中雲唱雪和作冷淡生活者所可望矣光緒庚辰歲嘉平之月花農乞假南旋過吳中春在堂示我一編皆在都下與諸同人更唱迭和者而余亦與焉自惟江湖長翁遙望玉堂如在天上乃以詩歌唱和寄玉緘珠不遠千里一爲展讀宛如重踏軟紅塵租一廛於宣南坊巷閒與諸君子嘯詠其中抑何幸歟雖然花農此冊特其嚆矢耳君家文穆公予告南歸時 高廟賜詩以寵其行同朝賡和者自鄂文端張文和以下十有四人而嵇文敏奉 敕書爲長卷至

今猶珍藏其家花農以公車入京師則已名滿公卿間今登上第入玉堂聲香翕集異日卷阿賡歌柏梁應制必且復如文穆公故事余衰且病未必及見然可爲花農必之也前年余贈花農詩云期君遠紹家風盛佳話應符五世世昌今亦何以易斯言乎

次女繡孫慧福樓幸草序

余次女繡孫生而明慧余授以毛詩國風又於韋縠才調集中選唐詩數十首授之末教以讀他書也而女酷嗜詩見人詩集輒取觀之終日不釋余曰汝解此乎曰不解也余笑曰汝無我誑安有不解而終日觀之不厭

首乎卽以詠月爲題使賦之女略一思索卽成七言絕句一首詩雖不工而末句有舉頭天外之意余聳然異焉曰此女慧矣或非久於人間者乎因題其所居曰慧福樓冀其福與慧兼也女自此遂致力於詩及歸許氏女壻子原孝廉好爲詞女於是又致力於詞久之而詞勝於詩吐屬淸新用意微婉使天假之年殆可以入漱玉之室矣許氏故武林大族子原亦風流儒雅然少孤其家事日益落子原始以入貲官刑曹後舉京兆試女從之居京師艱難辛苦怡然安之惟相與倡和爲樂及子原乞假歸女從之俱南時余已營曲園於吳下自杭

至蘇四百里而近女每歲必至春來秋去率以爲常嘗笑曰古有雁臣我其燕乎及余門下諸君爲余築俞樓於孤山之陽而余又於右台山中築右台仙館每至西湖或居湖樓或居山館女未嘗不至余雖託山林之名未絕人事之累每當賓客諠闐筆墨叢集意亦甚苦之聞女至輒伸眉而一笑也女素弱而所產子甚多存者丈夫子一女子子六去年十一月之望又產一男時余在吳下子原書來言產後甚健余貽書誡之曰健則尤不可不愼飲食寒暖毋忽乃越十日而病二十餘日而竟卒其修短有數邪抑誤於藥邪余自戊寅歲 先慈

見背以後踰年而內子姚夫人卒又踰兩年長子隕焉去年又遘此變老境如斯復何聊賴邪人或言死者於地下仍相聚如生人余聞之欣然規往矣女死後余念其所作詩詞乃其一生心血不可任其泯滅議欲刻之而子原書來言其病前已盡付焚如矣余不覺爽然若失逝者已歸太虛尚何心身後之名乎及余所使者自杭州還聞之許氏之僕媪言焚詩實於九月然則距其卒之日尚遠矣豈逆知其數之將盡乎余於十月至杭十一月而還與女相見者數矣何無一言微示其意也夫身已逝矣於身外之物何有刻其遺詩亦生者之事

耳因檢余篋中得舊藏女詩詞如干首蓋皆女在京師時錄寄者也又子原所記憶者得如干首序而刻之舊題慧福樓詩草今改曰慧福樓幸草論衡云火燔野草其所不燔名曰幸草取此義耳刻成即附吾春在堂全書以傳聊以塞老父與夫壻之悲思固知與女無益且亦非女意也女從前賦落花詞有云歎年華我亦愁中老余謂少年人不宜作此悽惋語爲和其詞以廣其意今女卒年僅三十有四是求其於愁中而老而不得也悲夫此詞今不可見蓋亦在煨燼之中所有者詩尙得七十五首詞則僅得十五首視易安居士漱玉集更少

二首矣余覽其遺稿觸緒悲來援筆作序不自知其云云之多也

王嚴二公冰玉恩榮錄序

自晉書衛玠傳有婦公冰淸女壻玉潤之說而至今以爲美談然衛叔寶公不永年無所表見考其生平不過一淸談之客其婦公樂彥輔自太子舍人補元城令累遷侍中河南尹史雖稱其遺愛爲人所思然傳中實無政迹可紀則亦一淸談之客而已矣若王嚴兩公冰玉恩榮錄則不然王公諱鳳生字竹嶼安徽婺源人以通判仕浙江歷宰大縣遷同知累遷至河南彰衛懷道署

布政使後又奉　命署兩淮鹽運使卒於官其所至杜絕苞苴勤求民隱而在吾浙歷十六七年之久至今父老猶謳思弗衰嚴公諱廷珏字比玉浙江桐鄉人郎王公之女壻也以同知仕雲南終於順甯府其居官其居鄉粹然古之君子與王公後先輝映洵不愧冰清玉潤之目光緒中嚴公之仲子芝僧庶常與其鄉之士大夫公言於官爲王公請入祀嘉興府入學名宦祠以從民望越三年禾中士大夫又請以嚴公入祀鄉賢祠浙江巡撫梅公謂公先後據以入告下部議從之於是芝僧乃裒集兩次請祠公牘彙爲一編署曰冰玉恩榮錄

雖用衛玠傳語然兩公之德行政事則固軼晉賢而上之矣抑又思冰玉之名非特婦公女壻有之宋張耒柯山集有冰玉堂記曰劉公道原父諱渙字凝之眉山蘇子由嘗曰凝之與道原冰淸而玉剛鄉人遂名其所居曰冰玉堂是冰玉之名可施之父子也嚴公長子伯雅太守幾仕江蘇其政績未可限量芝僧以名翰林居家奉母爲一鄉所矜式異日名宦鄉賢必有接踵而起者安知不有冰玉堂續後錄之刻乎請留此言以驗之

武林掌故叢編序

周禮訓方氏掌誦四方之傳道注謂世世所誦說往古

之事也然則古者四方各有所傳道之事意亦必編輯成書秦火以後不可復見耳絲竹猗猗知衛地淇澳之產在其版屋知秦野西戎之宅易曰君子以慎辨物居方居方而不辨物君子恥之武林爲東南大都會山川之秀人文之美都邑之盛海內想望若天堂然唐杜光庭著洞天福地岳瀆名山記又著西湖古蹟事實二卷可知武林之勝與洞天福地岳瀆名山等矣自宋以來著述益夥如宋人何遹之武林錄周密之武林舊事傷德之武林聞見錄明人馮廷槐之武林近事邵穆生之武林內外志蕭文定之武林聞見與事其書或傳或不

傳而從未有薈萃諸家之書爲一巨編者則有於錢唐丁氏之書歟觀止矣丁氏藏書之富甲於大江以南雖宋錢氏書藏無以踰之長公竹舟次公松生又皆博聞强識敦行不怠之君子也自以生長武林尤留意是邦掌故今年秋示余武林掌故叢編已刻成者八集每一集爲書十種疆域之形勢耆舊之言行民俗之沿習物産之流通儒林文苑之所傳留僧廬道觀之所緣起無不見於此編盛乎哉兩丁君之用心乎自庚申辛酉之亂縹囊緗帙半付劫灰承平以來蒐訪遺文存者僅矣兩丁君購覓文瀾閣遺書得十之二三言於大吏次

弟鈔補傳浙東西承學之士復得鏡石渠天祿之藏其有裨於兩浙文教已不淺矣乃又博觀精選成此巨編言武林掌故者舍此何觀焉此抱殘守闕之苦心亦即敬梓恭桑之雅意乎余幼時僑寓臨平即在武林城外五十里而近有康氏蓮伯子蘭兩昆仲修臨平志得十餘帙皆厚如巨甓乃亂後無一字之存使其猶在得刻入丁氏此編不亦美乎即此推之知載籍存留口少一日況遺聞軼事叢殘瑣屑非如經義史學之師友源淵後先授受可以永久勿墜也然而徵文考獻則又不能不有取於此苟非棄而刻之則散失不傳如康氏之

書者豈少哉余於是歎丙丁君用心之盛也武林爲游內名勝之區同治光緒以來休養生息粗復舊觀再閱一二十年乾嘉之盛不難再見異時　天子或仿乾隆南巡故事　翠華臨莅流覽湖山諮求文獻則丁氏此編必且上塵　乙夜之覽或亦可當古者訓方氏之所誦乎

金剛經注序

自五祖始勸僧俗誦金剛經謂但誦此經可以見性成佛而金剛經遂爲世之所重余嘗三復是經竊謂經之大旨在佛告須菩提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住者住

此心降伏者降伏此心皆即所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非有二心也住則實矣降伏則虛矣即住即降伏是以無實無虛此金剛經之大旨也以儒理譬之子貢問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所謂應如是住也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我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所謂應如是降伏其心也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所謂應如是住也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所謂應如是降伏其心也不住固無所謂降伏而不降伏又焉能住

經中即非是名句凡數見即非者降伏之謂是名者住之謂而世俗解是經者則謂妄住其眞心降伏其妄心分而二之於此經之義全失乃明洪武間僧宗泐奉詔注經亦如此說然則經義之晦久矣是經推論即住即降伏之旨至于無法可得無法可說眞無上甚深之妙義也而佛弟子懼其流傳中土使人輕蔑佛法遂於其中妄有增益輒謂受持讀誦此經有無量無邊福德雖亦護法之苦心然使經文隔絕意義不明則亦不得爲無罪如云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此爲下文須陀洹諸文發端自須陀洹以至如來即所謂一切賢

聖也而中間忽入七寶布施之文則文義隔絕矣此後人附益之證一也又如佛說非身是名大身此是譬喻之詞下文佛說般若波羅蜜即非般若波羅蜜乃正意也而中間又入七寶布施之文則文義隔絕矣此後人附益之證二也至如佛說經已中以贊歎之言如楞嚴經末云若有眾生能誦此經能持此呪直成菩提無復魔業固亦體例所有乃此經則處處及之經文未半佛言未宣須菩提輒問眾生信不世尊輒侈陳是經福德抑何急遽乃爾此後人附益之證三也經文既訖自表經名如巨力長者經末云阿難白佛言此經當以何名

我等云何受持佛告阿難此經名曰巨力長者所問大乘經是亦體例所有乃此經則於所謂第十三分中而郎出之未說經文先說經名須菩提之問世尊之答皆失叙矣此後人附益之證四也又屢屢言及四句偈不知何指或以爲若以色見我四句或以爲一切有爲法四句然其文皆在後佛說四句偈時未有此四句偈也須菩提能不問此四句云何乎嘗讀楞伽經知所謂四句偈者離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與金剛經之旨頗合而實非金剛經所有之文疑佛平時常以此四句與金剛經並授諸弟子後人遂牽連而及之此

後人附益之證五也有是五證知金剛經實有後人附益之語以莠亂苗厥旨愈晦又是經本不分章今本分爲三十二分云是梁昭明太子所定未知然不以意分并妄設名目實非譜本未足信從余以章句陋儒桑榆暮景窮而學佛於西來大義固無所聞而於此經竊有獨得之見不揣固陋爲之注釋分爲上下二篇上篇七節下篇十一節共十有八節其附益之語相沿既久且亦自西土傳來未敢芟薙輒下一格書之學者欲誦習全文全文具在若欲推尋旨趣則刋落繁蕪眞經自見雖似前後複沓實則脈絡分明五祖所謂但誦此經可

以見性成佛者亦可得其大概矣

鄮黃芝諸暨詩存序

宋孔延之知越州蒐輯古來詩文之有關於會稽者八百餘篇爲會稽掇英總集亦云富矣然但取其有關於會稽而不必皆會稽人所作是所以備掌故而非以存其詩且存其人也諸暨爲越州所屬一大縣其地有五泄山俗有小雁蕩之名宅幽而勢阻是多懷材藏穎之士余考自明以來其最著者莫如王元章明史文苑有傳史固稱其爲諸暨人也藝文志載有王冕竹齋詩集三卷而至今殊尠傳本然則諸家之詩其散佚而不可

考者固已多矣嗟乎此酈君黃芝之所以有諸暨詩存之輯也其書自唐宋以至　國朝得如干人凡詩如干首而詞亦附焉余取而覽之如宋之姚令威明之駱纘亭固世所共知者其餘姓名則所識者不及十之六七余固譾陋然其名迹之晦亦可見矣苟非酈君編輯是集存其詩以存其人不皆湮滅而無傳哉以此推之則知哀朽蟫斷之中其不可得而采獲者當不止此矣幸而得入此編者不可不流布於世以永其傳也酈君之子方之茂才克承先志稍稍補益錄爲十卷而問序於余余因勸方之集貲以刻之異時名公鉅卿有爲擷英集

者必有取乎此毋使千載下過亭蘿材者徒流連於浣紗之豔迹也

酈黃芝半情居遺集序

余往年道經東甌逆旅主人董子翰出其先德霞樵所輯羅陽詩始見贈蓋裒錄泰順一邑自前明至近人所作之詩凡四卷霞樵即泰順人也霞樵所作之文遺稿甚多今藏孫藻田學士處余贈之詩所云贈我羅陽詩四卷始知巖邑有詩人是也然霞樵之詩余固未之見也今年春諸暨酈伯行上舍方之茂才以其先德黃芝先生所輯諸暨詩存求序自唐宋至　國朝凡諸暨人

之詩釆輯得如干人釐爲十卷葢與羅陽詩始體例相似而篇什之多則有過之余既爲之作序而伯行昆弟又以先生所著曰半情居遺集者見示都凡詩六卷青梅詞一卷詞一卷文一卷嗟乎余於霞樵之詩不得見而先生之詩則幸而得見之矣先生論詩以種藝爲喻漢魏其根柢也晉宋六朝其萌蘖也至于三唐則華而實也其論詩如此宜其詩之風格高邁乎所爲文亦無宋以後衰茶之習青梅詞則皆歌越中之土風葢竹枝詞之流越人越吟是可刊附諸暨詩存之後者也先生之爲諸暨詩存與霞樵用意略同子孫雖亦能守父書

而伯行昆弟敦品勵學既編纂先生之遺書乎自盤定又各有撰著以昌大其家學過予韓遠甚先生之詩必能大顯於世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大元曰蛟潛於淵陵卵化之余序先生遺集益深幸先生之有子也

鄘伯行切音捷訣序

天下之理自然而已矣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莫不有自然之節聖人懼人之不知循其節也於是制爲升降揖讓之儀宮室衣服之等委曲繁重一似不可究詰者其實無他也使之循此以求其自然之節也推而言之制爲六書以求合乎自然之文制爲五聲六律以求

合乎自然之音然則反切之學亦若是而已矣夫反切以一字雙聲一字疊韻合而求其音也然古無韻書則何疊韻之有蓋其初止知有聲焉爾是故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疊韻固韻也弓矢既調射夫既同雙聲亦韻也後之人從而加密焉於是參差爲雙聲窈窕爲疊韻而反切之法遂行乎其間而推其原則亦以雙聲爲主惟止用一雙聲字不能定其爲何字於是又輔之以一疊韻字而此字定矣魏晉以來反切之法盛行學者又苦於不得要領而字母之法興焉蓋古人以雙聲取反切而後人又以字母統雙聲字母既行學者或尊之爲絕

學或擯之爲梵音不知此特借以譬擬衆聲耳三十六字母來自西域行之既久世以爲便則吾人亦姑循而用之不然則取廣韻所有反切以類列之而遞推而上之亦自有可得其母者不必拘拘以見豁群疑爲也諸暨鄺伯行上舍著有切音捷訣蓋爲初學設甲申初夏介蔡臞客問序於余余於反切之學素未究心而其理則固知之故爲書此將使學者循此以求自然之聲也

翁稚騙平望詩拾序

今歲之春有以諸暨詩存求序者蓋裒集諸暨一邑自宋元以來諸人之詩也然余謂諸暨詩人在明代當以

王元章爲冠而其所著竹齋集無一篇之存焉信乎網羅放失之難也未幾而王子夢薇又以翁君稚驅所輯平望詩拾十五卷問序於余平望爲吳江震澤兩縣一大鎮余每歲自蘇還浙必過其地市廛鱗次棟宇相望頗有煙火萬家之概而遙望鶯脰湖一水盈盈煙波渺然漁莊蟹舍錯落其閒時聞棹歌之聲若斷若續意其中其有隱君子乎稚驅之祖某甫徵士撰有平望詩存十五卷兵火之後散佚無存稚驅繼承先志復有是輯自唐宋以至 國朝都凡三百六十五人爲詩一千一百三十二篇視諸舊詩存遠過之矣不曰詩存而曰詩

拾藎謙不敢襲其祖之名者曰吾拾取於皖暨之後云爾嗚呼此其意可嘉也吾湖長興縣舊有平望鄉談鑰吳興志言漢元始中有錢林者來隱於平望鄉陂門里梓山東造村今按陂門里在長興縣吉祥鄉距城九里所謂梓山者在縣北一里則與此平望鎮相距甚遼疑非一地余不敢妄附於梓桑之義然長興之古平望鄉僻在山陬余生平足跡未至其地而此平望鎮則固每歲所經由者余於彼平望疏而於此平望轉親矣此余所以甚幸茲編之有成不辭而為之序也

醲齋訓蒙襍編序

和州鮑古村先生著史鑑節要便讀六卷其子修堂中丞進呈　乙覽得備石渠天祿之儲可謂極稽古之榮矣先生又有釀齋訓蒙襍編一書都凡五種曰十三經源流口訣曰廿三史評口訣曰聖門諸賢迹略曰歷代國號總括歌曰直省府名歌訣余讀之而歎先生用意之周也昔管子著書有弟子職一篇其文皆四言韻語朱子謂作內政時士之子恆爲士以此教之蓋童稚之年取便於誦習此體自古有之矣其後蒙求諸書實做此體而作然其書不過搜逑索偶供詞賦家取材於實學無裨焉元舒天民六藝綱目以周官保氏六藝爲主

標爲條目各以四字韻語括之視蒙求諸書用意有進矣然學者童年而讀此書皓首而所得者仍不出乎六藝之外問以經史之異同古今之沿革茫然無以應也今先生之書於十三經之原流二十三史之得失以及列代之國號直省之郡名凡稽古居今所不可不知者歷歷言之如示諸掌至孔門七十二賢雖老師宿儒有不能悉舉其名者亦括以有韻之文而又補其遺佚闕其疑似不徒爲記問之學而已然則先生此書固非蒙求所可槩例視六藝綱目不亦遠過之哉是宜與史鑑便讀並行而爲訓於蒙士者所不可不讀之書也抑又

思之舒氏六藝綱目其子恭實爲之注今穆堂中丞紹承家學而又遭逢　聖天子游意經藝敦勸儒風遂使先生諸書大顯於世豈止如舒氏子之獨抱父書私爲一家之學已哉余於中丞爲翰林後輩而於道光丁酉科又有同歲之誼往年曾撰先生家傳今年春中丞以先生諸書寄余吳中且屬爲序余惟史鑑便讀序者已衆且書經進　御亦不待詹詹小言爲之啓引矣醜齋襍綱尙未有序輒不辭而僭爲之俾海內學者知先生此書體大思精言簡意盡家置一編童而習之與時於經史之學實有事半而功倍者勿以蒙求諸書一律

而視之也

宋贈少師三山胡公年譜序

續溪胡氏自明諸生東峯先生以來代有撰述至　國

朝而言經學者必推續溪之胡與發源之江休甯之戴

並爲海內所宗仰乃今讀胡主政培翬所撰先少師年

譜然後知胡氏之原遠而流長也少師公於宋史有傳

而主政復刺取各書參互鉤比以成斯譜其弟曰培系

字子繼者又博求之南宋襍史如靖康要錄建炎以來

繫年要錄之類以補葺其未備分爲上下二卷少師事

蹟亦略備矣余按宋史本傳與衛膚敏等同爲一卷稱

其論議時政指陳闕失皆一時之表表者亦一佳傳也乃於高登傳則又載公爲秦檜父建祠且爲之記夫公與檜素不相能者也本傳固言檜素惡公遣大理寺官往推劾居兩旬辭不服死獄中檜雖奸惡亦人情耳豈有爲其父建祠作記之人而惡之至此必寘之死地者哉宋史蕪穢兩傳自相矛盾以是推之則本傳所稱論宰相李綱之罪者亦容有不可盡信者矣烏乎士君子身後得列名史策豈非甚幸乃史家但事鈔撮漫無別白使後人但於高登傳中見公姓名則且以公爲檜黨矣惡知其固與岳忠武同死於檜者哉賴有賢子孫於

七八百年後補作年譜考論其事使史家之誣大白於世此余所以甚爲公幸而又爲青史痛哭者也公在當時頗有建白其乞命康王爲元帥請誅逆臣嗣請救中山言郭京不可用責張邦昌退位反正皆有關宋中興大計惜所謂乞遷都者其疏不傳未知奉春之策果安在也公之次子號苕溪漁隱所著漁隱叢話一書至今藝林傳誦自是以來世有聞人蓋公之遺澤遠矣主政昆弟惓懷先澤搜抬遺文年經月緯體例秩然又有曰廷楨字荻洲者力任校刊之役皆可嘉焉余是以知胡氏之澤未艾也

汪子饒遺詩序

昔李長吉年止二十七而卒詩之傳者不多世以爲惜遂有白玉樓之說蓋亦愛其才者之死而之生之雅意也然讀其詩詞豔而意幽昔人比之鬼才宜其年之不永矣乃今讀汪子饒孝廉詩縱橫排奡有鶴立崑崙鯨跳渤澥之致雖因早失怙恃中經喪亂言爲心聲不能無朝欷暮唶之辭然才氣秀蒨詞源浩蕩正如昌黎公所謂字向紙上皆軒昂者非鬼才蓋仙才也而其壽之永於長吉者止五歲何歟孝廉爲江蘇武進人年二十三歲應童子試冠其曹又五年而舉於鄉又五年而卒

所存之詩自甲戌至癸未纔十年耳古今體詩凡一百二三十篇其中如悲歌醉歌諸作神似太白余謂其仙才洵不虛矣至盛孝子陸貞女詩以史家合傳體爲詩而音節自然妙與古會尤爲必傳之作使天假之年所造未可量也乃豐之以才而嗇之以壽是不可爲造物者解矣然長吉錦囊中物半爲忌者投之廁溷而孝廉之詩則其友惲季文明經爲刻而傳之此其所遺之幸於古人者後之人讀其遺詩必知余仙才之評爲不謬而其爲人亦必與長爪生揖讓於白玉樓中無疑矣

張小雲臨平志補遺序

余年甫四齡即從德清舊廬遷居臨平之史家埭所居有樓三楹其下臨街每歲元夕張鐙輒於樓上觀之余擬繪生平所游歷者爲四十圖其第一圖曰史埭春燈即謂此也咸豐辛酉賊至臨平縱火三日余時避兵上虞之楂浦聞而傷之賦詩云童時所釣遊不與桑梓異阡陌與市廛歷歷在夢寐如何一轉瞬惟賸山光翠他年更訪舊何處黃公肆蓋悽然有新亭之涕焉已而王師飈馳電埽犂浴以次削平余於戊辰歲再至臨平大亂之後新蹊故術都不可辨余躑躅其間慨然曰河山不異舉目有風景之殊矣臨平故有勝國沈東江先

生所撰臨平志亂後猶有藏弆是書者錢唐丁氏刻入武林叢書而張小雲明經又補其所未備爲臨平志補遺二卷因余舊寓臨平問序於余其書於明以前臨平事實亦略備矣從與丁氏并刻其書以附沈志之後惟東江乃勝國人故所紀載止於明末小雲補遺亦循其例然臨平雖小小一鎭市而 國朝二百年來史翰林之故里孫文靖之舊居徵文考獻頗有可採倘有爲續志者自當一一載之即余所謂史埭春燈者或亦可爲臨平一故實乎是余所望於東湖諸君子者矣

鄒鏡堂集句詩序

昔有謁王荆公者自稱集句詩人公進而坐之末坐問曰江州司馬青衫溼此句以何爲對應聲曰梨園子弟白髮新公大稱善余謂此聯屬對殊佳其人所集句必工惜其詩不傳并其姓名亦無考也鏡堂鄒子游於吾門嘗集句余有詩輒和之所和詩皆集句也余頗賞之嘗題一聯於俞樓西爽亭云白首臥松雲先生有才過屈宋茅亭宿花影故鄉無此好湖山雖非詩亦見其工矣今年冬訪我於右台仙館以所撰集句詩二百篇見示并乞序言余謂鏡堂集句詩之多如此信乎今日之集句詩人矣余生平未嘗有此體然憶壬子歲與先兄

壬甫寓京師長夏無事取全唐詩中七言句之佳者觀其虛字幾字實字幾字分別錄之以類相從久之得對句幾及萬聯惜皆失去不然取以爲集句詩不亦妙乎因以此法告呂鏡堂或亦集句詩人之一助也

德淸俞樾

勒少仲同年太素齋詞序

詞雖小道而律甚細昔周草窗作西湖十景詞楊守齋謂辭美而律未協相與訂正月餘而後定然則作詞易協律難也余同年生勒少仲河帥起家比部歷中外躋至封疆政事文學兼而有之生平於詩文不苟作獨憙爲詞方其少壯時風流自賞歌衫舞袖鬧長令短調促節曼聲每一篇成輒爲同人所歎賞又强於記識宋元名家之詞背諷如流者不下千餘首而於萬氏紅友

詞律一書致力尤深故其所作婉媚深窈使人讀之意
移而揆之於律無一不合昔人謂史梅溪詞有瓌奇警
邁清新閒婉之長而無詭蕩汙淫之失少仲之詞庶幾
近之矣中年以後并詞亦不輕作當同治庚午辛未閒
竹樵方伯恩錫方開詞壇於吳下杜筱舫觀察文瀾從
而和之爰有重刻詞律之舉并取吾邑徐誠庵大令本
立所輯詞律拾遺附益之一時唱妍酬麗逸興遄飛雖
以余章句陋儒亦頗有緣情之作而少仲以斷輪老手
密爾自娛不出一字殆有少年綺語之悔乎然其將去
姑蘇也命人錄所作太素齋詞若干首以贈余蓋享帚

自珍之意又未嘗不在此也少仲既歸道山遂有刻其詞以行世者而刻之不精讀者憾焉陳仲泉同年謀重刻之余乃出少仲所錄贈者校讐一過并補入原刻所未有者數篇詞雖不多然其辭美而律又諧雖紫霞翁見之不能更易一字是固詞家之正軌也余既喜少仲之詞之克傳於世而又歎仲泉之拳拳於故友也因書數語以識歲月余衰病獺唐自竹樵筱舫諸君長逝倚聲一道久輟不作今讀此編不勝人琴之感矣

顧子山眉綠樓詞序

唐宋諸大家之詩如杜如蘇其始皆依類編纂及施武

子注蘇詩極詆永嘉王氏分門別類之失自是編詩集者率以編年爲正不復有分類者矣余謂詩則誠然若編詞則又以分類爲宜蓋詩而分類勢必割裂篇章有一人一時之酬贈而分列數卷者詞則異是詞之一體大率婉媚深窈雖或言及出處大節以至君臣朋友遇合之間亦必以微言託意借美人香艸寄其纏綿悱惻之思非如詩家之有時放筆爲直歎也故雖依年編錄後之讀者亦未足考定其生平不如以類編之若者流連風景若者抒寫性靈若者爲感慨之辭若者爲歡愉之語使讀者與之流連往復轉足以想見其爲人故余謂

詞不宜分類而詞宜分類乃世之編詞者或仿詩集編年之例或不編年而以小令長調爲別不分類而分體反不如其編年矣艮庵主人余嘗題其小像以爲今之艸窗竹屋也今年夏以所著眉綠樓詞見示分爲八集曰靈巖樵唱則詠懷之作也曰今雨吟則酬贈之作也曰小横吹牋譜則紀遊也曰鶯花醉吟則言情也曰蟯版新聲則詠百花也曰蟭巢碎語則詠物也曰百衲琴言則皆集古人之句以爲詞曰跨鶴吹笙譜則皆賦其怡園中之景物也富矣哉艮庵之詞乎其持律之細琢句之工同時作者葢無以尚而其編次之體例亦未有

善於此者也余曩時曾得其跨鶴吹笙譜喜其清辭麗句無一非長吉錦囊梅舜俞算袋中物輒錄出數十聯有以楹帖屬書者卽書此付之今得窺全豹情辭兼稱又非徒妃青儷白之美而已此集一出傳唱旗亭草窗竹屋眞不得專美於前異時有爲之箋注者仍當以此爲定本勿執施武子之說而遂易之也

錢中議公取義圖序

取義圖者圖錢中議公死難時情事也古人於忠臣烈士皆爲之圖宋宣和所藏猶有士女正節圖茲圖倣此也中議公諱堅字竹卿世居吳縣木瀆鎭後遷居郡城

以精於簿書會計爲郡縣上客中年多病家居不復出咸豐十年粵賊陷蘇州時道路相傳言大兵且至城郎日可復公與妻唐淑人置積薪下越三日淑人憤然曰吾不能忍矣言未畢投井死公顧二子曰走走吾與汝俱乃俱出行至白蜆橋公紿二子曰嘻賊至矣二子同顧公躍入水盡與淑人同日死云事平有司以狀聞旌如例其同縣人馮敬亭先生爲之傳而其子福年又請善畫者爲此圖公之死爲不泯矣或曰孟子有言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公旣率二子以行其子免公胡不可免乃必死焉得無傷於勇乎嗚呼是惡知古人輕

死而重義之意哉當戎馬倉卒之間婦女多自引決而男子往往草間偷活其意謂吾非婦女不懼辱也不知男子之身與婦女同不幸爲賊所得駡詈之鞭箠之係縲之黥涅之父母清白之體狼藉至此不亦辱乎公所以甘心蹈淸流而不悔也自古以來有號稱賢士大夫而臨變澒㴭不決晚節穨唐至一錢不値者視公之死何如也福年爲余門下士出此圖求序余爲發此義亦使頑廉而懦立與

乙生字泭序

乙學僅十七以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當

日所諷者蓋即倉頡凡將之類今其書皆不傳則有一二句之傳者倉頡四言如爾雅注所引考妣延年是也凡將七言如文選注所引黃潤纖美宜製襌是也至急就篇則至今猶存其書前多三言後多七言然愚以爲此等書雖便於學童諷誦而誦之者能識其字不能曉其義不過與周興嗣千字文等耳元舒天民六藝綱目一書皆四言韻語然六書者六藝之一耳舒氏綱目非專論六書則固有所不詳也吳縣錢乙生自幼擧精許氏之書今年夏五月過我春在堂以所著字洲兩卷見示余問命名之義曰此不過初學之一筏而已余讀其

書則以四言韻語括許書說解董而習之不特識其字並可曉其義乃語之曰君此書其小學之蒙求乎學僮能以此代鄉塾村書則六書大旨可以麤曉是亦小學中之津梁矣附云乎哉汪柳門學士曾刊舒氏綱目以便初學君於柳門姻亞也柳門盍刊其書附舒氏綱目以傳乎

王曉蓮方伯哀生閣集序

烏呼仕學之分也久矣古之學者學其所以仕也其仕也行其所學也至於後世學則自爲學高者言性命卑者言名物又其卑者則爲風雲月露之詞以悅人耳目

彼固不知所以仕也仕則自爲仕高者僥倖一切以立功名卑者奉行簿書期會以求無過又卑者則偷祿位以自肥其身彼又烏知所謂學哉故曰仕學之分也久矣乃今於曉蓮王君而一之君童時其父挈之游陸清獻公祠爲備言清獻之爲人君即慨然有私淑之意及壯從方子春先生遊乃得爲學門徑一以朱子爲宗作學術辨二篇粹然儒者之言也已而以名孝廉筮仕爲縣令適值粵寇之變東南淪陷君崎嶇戎馬閒積功起家累遷至方伯其退食之暇非衣惡食靜坐一室仍與老儒無異至其處事之精密持論之名通如論兵論漕

論河渠皆非紙上空談而上何觀察書論撫賊之非計未來之事瞭然在目使君當日竟荷專閫之寄安知不又一王文成邪如君者眞以仕行其所學者矣故曰仕學之分至君而一之也昔孔門分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爲四科然顏子冠德行之首而問爲邦仲弓居其末而夫子曰可使南面是亦豈不足於政事者歟至後世儒林與文苑分矣道學與儒林又分矣同是爲學之事判若秦越尚望其合仕與學而一之哉學術之盛衰人材之升降皆於此乎在余讀君之遺書所以爲之三歎也君與先兄福齋君同舉於鄉世俗所謂兄弟同年也君

之官吳也余亦適寓吳下時相過從及君至鄂吳楚睽
違稍稍疏闊聞君引疾歸方幸再見而君已古人矣所
著有哀生閣集若干卷其子蓬卿太守求序於余余謂
如君者始可以言學始可以言仕余仕旣不成學又無
得序君之集殊自媿矣

湯伯述槃邁紀事初稾序

始余入翰林以門生門下門生見湯文恭公於京師及
與公子太常公同寓吳下以伯叔尊行事之太常公卒
公孫伯述太守官於吳則兄弟行也以累世雅故時相
往來伯述嘗以小文見示多艱深之辭余性坦易學業

又廬擲每爲詩文喜放筆爲直幹讀伯述文舌撟而不能下如韓昌黎於陳商文三四讀不能通曉則亦遂置之矣今年夏又以所刻槃邁紀事初稾四卷示余讀其一二篇則詫曰此伯述之文邪其議論有根柢其叙事簡而核高者可望史漢下者亦非宋以後人語閒亦有古言古義然以氣體固雄厚故誦之不覺其刺於目聱於口也其說楛一篇尤奇有如墨子經說者有如淮南子說山說林者嗟乎伯述之文如此然則余向者知伯述淺矣夫昌黎於陳商之文讀之不能通遂有齊門鼓瑟之喻唐藝文志有陳商集十七卷今無傳者不知其

文何如若樊宗師之文文之至怪者也今其遺文猶在
雖百讀不能通而昌黎顧以為文從字順各識職何邪
蓋文固論其存乎中者也苟其中無所有而惟以艱深
文其淺陋則唐之陳商宋之劉幾徒見笑於韓歐而已
矣苟其中有所有則雖如樊宗師之文不知者以為怪
有識者讀之固文從而字順也烏呼此伯述之文也文
端為我　朝賢相太常公亦道咸間名臣而伯述又有
以繼之昌黎公所謂稱其家兒者邪余衰且病舊學都
廢師友淵源一一無所得讀伯述此編憬然興故家喬木
之思也

徐小豁孝廉小不其山房集序

小豁徐君吾郡之高才生也余於同治五六年間主吳下紫陽講席得君文奇賞之嘗書其卷端曰作者能文之士略嫌深入而未能顯出耳君得此語若有所會嗣後文日益進旋舉於鄉此老友吳退樓所說君固館於退樓家也是時吳中大亂初平人文未盛課於院者不及四百人然頗有儁才今吳淸卿副憲歷中外 朝廷倚爲重臣當日亦肄業書院者也而余於諸君子中獨喜君與胡君春波之文君猶名列賢書而春波竟以諸生終身後友人爲刻其遺文余已爲序而行之矣君

尤篤志於學以文而論視春波若微不逮者以學而論則固過之乃身後所刻小不其山房集亦止賦百數十篇而已其中有曰安定集者有曰正誼集者則仍書院課藝也君之精詣疑不止於此然即此而觀亦可見其學有根柢不苟以妃青儷白為工使君而登玉堂入詞苑視當世嚴徐東馬諸公亦豈有愧哉君之子篆香茂才求序於余余衰且病因循未作庋之書架殆將三年今年夏偶檢得之因書數語以免諸責憶余主講紫陽至今二十年同學諸子如馮聽濤太史朱采孫孝廉皆當時以遠到期之者而今皆古人矣然則余安得不衰

宜病也

善讓廷自芳齋吟草序

功令各省滿洲駐防即隸所在學校余應道光丁酉鄉試㕰名副榜有滿洲同年二人焉俄而改試繙譯甲辰歲余舉于鄉無滿洲同年矣已而又復其舊光緒十一年浙江鄉試始有旗籍生前此諸科未有也余送孫兒陛雲至省垣應試寓居湖樓適有以讓廷先生自芳齋吟草見示者先生名善能杭州駐防於道光十一年應辛卯科浙江鄉試中式舉人自道光十一年至光緒十一年五十五年矣使先生而在再越五年當重赴鹿鳴

之宴而先生已於三年前歸道山矣先生雖登賢書而落落寡合會試不第謁選得光祿寺署丞在京師供職二十餘年以老病乞歸晚歲主講滿洲營梅青書院年逾七十而終身後蕭然一無所有其弟梓庵防禦檢其遺篋得詩三卷蓋先生所手錄者凡古今體詩若干首其論詩有云芙蓉出水際黃鳥鳴山中故其詩境如之有夷猶自得之趣然其生平北出居庸南浮閩海見聞既博而又濡染於乾嘉諸老輩之家法故清而不薄淺而不率非近世之以塗飾爲工靡以流蕩爲自然者所能望也詩雖不多亦足傳其人矣詩中多憶西湖之詩

蓋既生長於斯雖長白世家而實杭之人也余副丁酉
鄉榜距先生領鄉薦止六年而先生已未歲猶應春官
之試有詩存集中則余固嘗與先生同試風檐矣生前
未能一面今乃讀其遺詩爲之作序翰墨因緣或亦非
偶然乎

胡稚威先生餘映錄序

唐人之文莫奇於樊宗師而韓退之銘其墓則曰文從
字順各識職令三尺童子始學爲文粗識虛字律令鄉
塾之師輒許之曰文從字順噫何言之易哉非樊宗師
之文不足謂之文從字順然苟文不從字不順而曰吾

能為樊宗師之文則又所謂以艱深文淺陋者爲有識者之所不取昌黎之文自謂奇奇怪怪而讀陳商之文三四讀不能通則以操瑟王門譏之然則昌黎之文奇奇怪怪之中固有文從字順者在也歐陽公主試得劉幾文有云天地軋萬物茁輒痛詆之世遂傳以爲笑其後劉幾易名爲劉煇變易其文體遂爲歐公所賞首拔之不知劉幾之文卽劉煇之文也其爲文初不異所異者其貌耳嗟乎論文如歐陽公尚不能相識於牝牡驪黃之外然則陶靖節所謂奇文共欣賞者難得其人矣

國家以四書文取士懸淸眞雅正以爲鵠士之從事

於此者貌爲清眞實則淺游貌爲雅正實則凡庸而時文遂爲世詬病非得奇奇怪怪之文不能振而起之胡稚威先生所爲時文曰餘味錄者殆時文中之樊宗師乎其取材於周秦諸子而其用筆則得之漢魏及唐代韓柳諸大家宋以後雖如三蘇者亦所不取故有洋洋千餘言者如大海之中風濤萬變珠宮貝闕隱見其閒令人望之而生怖亦有寥寥短篇才三四百字者又如柳子厚所記柳州諸山水一邱一壑曲折幽秀愈進而愈不能窮嗚呼是眞天下之奇文矣然其文則奇而其理則仍不詭於正雖使一孔之儒拘高頭講章執尺寸

以繩之吾未見其不合也然則先生之文未始不文從
而字順也其文舊曾刊行而原版散佚世罕傳本先生
之曾孫因鑑生者爲重刻之余懼世人之徒賞其奇而
不知其文從字順也故因其乞序而書此貽之庶讀先
生文者不致如歐陽公之得之劉煇而失之劉幾也

任釣臺先生尙書約注序

國朝任釣臺先生以理學名儒貫通經學所著周易洗
心宮室考肆獻祼饋食禮禮記章句孝經章句四書約
旨女教經傳通纂諸書皆著錄於　四庫其他白虎通
正誤竹書證傳竹書紀年考逸夏小正注孟子時事考

任氏家禮酌任氏史冊備考同姓名考記事珠等書皆行於世而獨尚書約注四卷世鮮傳本雖其門人文莊公德保爲作家傳備載先生諸書而此書亦不及焉今年正月其族孫後沅中丞以鈔本付剞劂而屬余爲之序始得讀之乃知此實先生家塾讀本也其書先列目錄每篇之下注明伏生本梅賾本則其於古文之僞瞭然矣蓋先生兼通漢宋之學非墨守宋儒成說者也其注襍取諸家之說融會成文頗便誦讀禹貢讀冀州二字絕句則從古本武成篇不用注疏本不用蔡傳本而用歸有光考定本可見其擇善而從無偏主矣其解盤

庚篇自曰我王來至底綏四方謂此皆民言則先生之自爲一說不入之注而列之上方蓋其慎也余束髮讀尚書卽用蔡傳本而禹貢一篇先祖南莊府君有手鈔本其注初不知出自何人以其便於誦讀故余課孫兒陛雲卽用此本今乃知卽先生約注也其閒小有異同又不知誰爲增減矣經文旁有圈點蓋兼論其文上方所載諸家說亦文評也或謂聖經不當以文章論然世傳蘇老泉孟子評本已先之矣尚書聱牙難讀得先生此本則讀者喜其文法之妙而忘其句讀之艱或亦教初學之一法乎卽此可見其爲家塾讀本也蓋先生此

書不列於所著諸書之內故當日不以　奏御而四
庫亦不著錄然實爲家塾讀本則筱沅中丞之刻此書
以行世其嘉惠後學爲無窮矣

馬培之徵君北行記序

光緒六年　詔以　慈禧皇太后久疾弗瘉徵
天下知醫者咸詣　闕下而江蘇巡撫吳公以馬君文
植培之應　詔書君旣至即　召見奏對稱旨有脈
理精細之　諭以是年七月二十六日始至次年二
月三十日每日與同徵諸醫入內請脈　恩禮優渥
飲饌豐腆　賜福字　賜袍褂　賜金錢

賜銀　賜果實　賜鹿脯在廷之臣莫能望其榮
寵時君年逾六十一日晨起趨　朝得暈眩之疾乃乞
回籍　慈安皇太后以外來之醫惟馬文植爲良
賞假十日不準回籍君感　恩遇力疾從事至
次年春　慈禧皇太后疾有間矣而君暈眩特甚
臥不能興復以回籍請　皇太后問廷臣咸曰是
誠有病於是　優詔許焉君歸逾數月而　皇
太后聖躬大安乃　命南書房翰林書扁額一方以
賜其文曰務存精要　詔下江蘇巡撫行布政
司委官齎送其家君下拜登受懸之堂楣　天章燦

然照耀里閈按魏書宣武帝紀永平三年詔曰經方浩
博流傳處廣應病投藥卒難窮究更令有司集諸醫工
尋篇推簡務存精要取三十餘卷以班九服蓋此四字
本此也雖儒臣譔擬而與前所奉脈理精細之
諭正相符合矣君比年來寓居吳下與余寓廬相距甚
近今年春訪我春在堂以所著北行記見示則自被徵
入都至奉　詔回籍數月之事皆載焉余讀之而歎曰
異日　國史方伎傳中君必高據一席矣史遷為太倉
公傳所載臣意云云者不過其應詔答問之語太倉公
固未得見文帝也君乃出入　禁門親承　天語仰

聘　闕廷之壯麗與王公貴臣俯仰揖讓於其閒遭逢之盛遠軼古人讀斯記也視太倉公傳所載臣意之言不更可觀乎余舊史氏也故不辭而爲之序願後之作史者用臣意之例備載此篇亦　國史方伎傳中一佳傳也

徐翥屏半野山房酬草序

翥屏中翰孝廉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員是歲即舉於鄉以兩奉諱不赴會試者三科至今猶滯公車然其才名徧八閩矣丙戌之春余送孫兒陞雲入都應禮部試報罷仍挈之南旋與君同坐海晏輪船承以所著半野山

房酬草見示時舟已將至吳淞未及偏讀讀其學古入官論一篇氣韻古茂詞采煥發使他篇皆稱是洵當代之淵雲矣余孫陛雲去歲年十有八四月入縣庠九月領鄉薦與君略相似然其才學與君相距天壤率書數語旣以副君之雅意亦以勖吾孫也

鍾氏寫定齊論語序

今童子束髮授經卽日讀齊論然齊論則久失其眞矣嘉善鍾子勤先生據經典釋文及漢石經殘碑又博考之兩漢之書及唐以前舊說寫定齊論語二十篇而後及侯蕭望之稿乃可得而見其門下大生沈穀人庶常

出以示余余謂君宜一一疏其所出以行於世庶不負
先生編輯之盛心乎余衰病廢學無能爲役惟於顏路
請車一事而歎其勝於今本焉今本顏路請子之車以
爲之椁夫門人旣厚葬之豈其無椁卽云無椁何必請
子之車下文夫子云云是顏淵無椁而鯉也適亦無椁
事已奇矣顏無椁而顏氏請車鯉無椁而夫子彼時亦
若注意於車事又奇矣孔顏所不足者皆椁乎椁必以
車爲之乎今讀先生所定會論但云顏淵死顏路請子
之車乃知顏路非請車也以請車爲辭蓋求賻也亦猶
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必求車也左氏傳所載請帑請

冠皆其類矣夫子則舉伯魚之往事以告之言鯉也之死其貧至於有棺無椁而吾不徒行以爲之椁然則顏子之喪萬不至於有棺無椁吾豈必爲之徒行哉此章之義以今本沾益數字而遂失之釋文於此章先出顏路二字又出之車二字又出無椁二字使如今本則之車二字下當出之椁二字今不出之椁而出無椁然則陸氏所據本猶未有以爲之椁四字矣先生定此章其卽本釋文乎抑別有所據乎余謭陋不足知之故甚望穀人之疏證其書也惟高子弒齊君一事余別有說詳見羣經平議今不錄

餘姚邵氏族譜序

餘姚邵氏重修其族譜告成問序於余按邵氏出周之召公奭昔人之美召公也曰甘棠猶思之況其子孫乎周之衰也七國並峙燕居其一召公之後也秦漢之閒陳項兵起立六國後齊楚韓魏趙皆有子孫而燕所立者韓廣也燕王喜之後無聞論世者以爲疑然漢初婁敬請徙齊楚燕趙韓魏之後以實關中則知燕固有後且在漢猶爲彊族也漢時召平有三未知皆出召公否其後有召信臣見循吏傳繇歷漢唐加邑爲邵至有宋而康節先生出焉涿州亘鄉洪業寺乃康節曾祖所建

有遼統和十年碑南宋時猶在康節之父學者稱伊川丈人受易學於隱者老浮屠著周易解五卷明代藏書家猶有之康節易學實出於此程明道爲康節墓志云系出召公世爲燕人大王父諱令進以軍職逮事藝祖始家衡漳祖諱德新父諱古皆隱德不仕今按斯譜康節祖諱必顯與墓志異金石家與譜牒家小有異同往往然矣康節之孫諱溥者從宋高宗南渡始家於浙又七傳而遷於餘姚此譜以遷餘姚者爲始祖其以前者昭穆難稽姑從蓋闕自始遷祖以下備載無遺考訂支派補葺文獻是吾族者必詳非吾族者必屏有條不紊

體例秩然溯有明一代來領鄉薦者五十三人登進士榜者二十二人至　本朝而科弟蟬聯指不勝屈蔚然爲浙東望族蓋召康公之遺澤長矣道光咸豐閒吾師文靖公自翰苑出持漕節入贊樞綸爲一代名臣余道光庚戌成進士公適爲是科知貢舉官故得執弟子禮以見其長公子長廷尉以詞臣蒋陛正卿次公筱村觀察以名孝廉起家郎署備兵滬瀆中外競爽不愧名臣之後其譜舊遵康節遺訓六十年一修　國朝雍正乾隆閒曾再修之文靖公勞於　王事欲修未果廷尉昆仲繼先志而成之余比年主講上海求志書院與觀察

有賓主之誼承以譜見示因得僭序其端嘗讀方正學先生范氏族譜序云爲常人之子孫非難爲名人之子孫則難今邵氏以先賢之後世有達人爲之後者乃能紹承世德振起家聲即斯譜觀之而其後人之多賢已可見矣易云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太元經云蛟潛於淵陵卵化之吾是以知邵氏之興未有艾也

皇清經解檢目序

本朝經學集漢唐諸儒之大成而阮文達公所定皇清經解一書又括本朝經學諸書之大全是民夫人而知之矣然其書千數百卷浩如烟海而其中所載如

目知錄等五十餘種皆就原書採輯初不分別部居雖皓首窮經者不能檢其所在往往知有此而不知有彼得其一而遺其十今年春余在吳下有陶君治元者以所編目錄示余余欣然曰有此則　皇清經解若綱在綱矣因爲著檢而歸之所謂敬修堂編目是也及余送孫兒陛雲入都應禮部試則其書已縣之國門家置一編矣先是余門下士蔡腥客茂才亦嘗從事於此而編纂未竟遂爲陶氏所先余私計有陶氏之書可無蔡氏之書矣乃余從京師南還九月重九泊止湖樓而腥客以所著檢目示余余則又欣然曰是勝於陶氏之書何

也陶氏之書分經編次者也一義而羣經互見者必徧檢羣經而後得之於事固非所便且充其量亦不過為皇清經解之目錄而已矣若臚客之書不分經而分類以經證經一展卷而咸在可使學者觸類貫通於治經之事事半而功倍且此書也在今日則皇清經解之目錄而已臚客好學不倦使更加數十年之功凡學海堂所未收之書或前乎此者或後乎此者但使門戶不歧源流不別則廣收而精擇之各依其類附益於後如再有餘力則鳩集鈔胥就原書寫錄合成一大書豈非經學中鉅觀乎夫藝文類聚事文類聚諸書不過備

詞章之用然已爲學者所亟若此舉果成則是經義類
聚矣阮文達欲爲經郛有志而未逮安知不於臞客觀
厥成乎而豈獨爲　皇淸經解目錄已哉且卽以目錄
論文簡而例備於檢尋爲便亦較勝於陶氏之書此書
一出余尤願學者之家置一編也

朱經庵宋元通鑑目錄序

昔孔子作春秋邱明作傳皆卽後世史家編年之體然
則史家自宜以編年爲正體涑水通鑑其尤善者也而
讀者則又患其散漫而難稽於是紫陽氏繼通鑑作綱
目合孔子之經邱明之傳爲一書讀者便之然而綱目

必嚴書法以紫陽爲之則可非紫陽爲之則僭是故編年之史仍以通鑑爲正而有通鑑必當有目錄涑水之通鑑固善涑水之目錄尤善明薛應旂法溫公作宋元通鑑其書紀載之失實者年月朔閏之錯誤者往往有之而於通鑑不爲目錄則數百年之事端緒難尋無以挈其綱領尤其大失也海甯朱經庵先生於是有宋元通鑑目錄之作蓋取薛氏之書與宋遼金元諸史參互考訂而成此書某代某帝某年某事如指諸掌又謹遵

高宗純皇帝欽定三史國語解凡遼金元諸臣姓名之昔譌今正者按其所見之年表列於前以便觀

覽又附閏表朔表於後以考其年月而凡薛書之誤亦皆訂正無遺非特薛氏之功臣抑亦薛氏之諍友矣先生爲道光丁酉科拔貢生而余於是年叨副賢書亦在同歲之列又同出樂陵史氏之門先生書成樂陵師爲序其端今年秋余在右台仙館其鄉人蔣澤山孝廉余門下士也又以此書乞序於余余雖與先生同年而未得一見史學荒蕪於先生又無能爲役然念先生既歸道山而此書迄未刊布且雖寫有定本而余粗一展閱便覺讐校之未精則其中安知無傳鈔之偶誤者乎理而董之是固後學之責也輒書數語以告其鄉人焉

程步庭明府安陽輿頌序

余從前因至福甯郡齋省覲先太夫人起居道出瑞安者再樂其山水之勝登眺忘疲其時孫琴西同年尙開藩江左而渠田前輩則優游家衖曾兩見之余詩云瑞安學士最依依夜雨留賓靜掩扉草草杯盤成一醉黃花魚小墨魚肥爾時光景思之猶宛在目前余每謂其地僻在山中其人亦必各有樸茂之意而頗聞長民者畏之稱爲難治何歟琴西則曰吾瑞安豈難治哉長民者未知所以治耳程步庭大令余曾於彭雪琴尙書坐中見之雪琴有佳乎吏也之歎已而聞其宰瑞安矣今

又聞其奉檄去瑞安矣以君之才其宰瑞安曾不能三歲汲汲而罷歸意瑞安果難治歟抑君所以治瑞安者有未得歟及讀君去瑞安日瑞安士民所爲詩若文而琴西同年渠田前輩又各以詩文先之稱君之善政不啻若自其口出然後知瑞安之非不易治而君治瑞安亦非有所未盡也其所以不能三載而去者殆別有故而非君之故亦非瑞安之故矣君異日或仍莅瑞安或移宰大邑願仍以治瑞安者治之吾知與人之頌洋洋盈耳長如去瑞安時也

陳潛淵帝王實紀序

古事茫昧未易推尋其年更無論矣且如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而堯元年皇甫謐以爲甲辰竹書以爲丙子路史以爲戊寅章俊卿山堂考索以爲癸未果孰是乎孔子春秋絕筆獲麟而獲麟之歲續漢志有二說一以爲至漢興二百七十五年漢興元年歲在乙未則獲麟歲在庚申也一以爲至漢興二百六十二歲則獲麟歲在癸丑也果孰是乎而依左傳正義哀元年歲在大梁推之則十四年獲麟之歲歲在實沈歲星在實沈則歲又應在巳矣自周以來武王伐殷歲在鶉火周語載之夫歲星在鶉火則是年歲在未左傳正義隱公元年歲在

豕韋夫歲星在豕韋則是年歲在寅而自後世推之皆不合此古厤之所以難定也陳君潛淵著帝王實紀一以竹書爲主其庶幾得所折衷歟然今本竹書未可盡信朱右曾氏作汲冢存眞謂今本竹書之可疑者十有二事且史記集解引紀年云夏用歲四百七十一年今本附注云起壬子終壬戌則四百三十一年矣今本是乎古本是乎未可據爲實紀也雖然太史公之作三代世表也其序云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古文咸不同乖異然則古之年數史公已不能得其詳況今日乎以竹書爲主猶勝於前乎此之劉歆三統厤後乎此

之邵康節皇極經世書也余欽其用力之勤而不知厤法無以彌補萬一褋書所見以質之或有以啟發其高明乎

吳子巖菁萍館詩序

余自道光甲辰歲始作新安之游乙巳歲遂館於休甯汪氏自乙至巳凡五年而辛亥歲又一年此數年中歲必一往返亦或再往返而自錢唐江入徽河水道窮於屯溪其往也由屯溪而遵陸其來也由屯溪而登舟故余於屯溪尤熟徇見其山水與噴市廛繁薈知其中必有人也自辛亥以後余不復再客新安則亦不復再過

屯溪矣今年余居吳下有吳君子巖來見問之屯溪人也以所書爲贈又以詩一編相質余見其書法古茂詩筆清新深異之問其家再豥之裔也問其官以觀察使注吏部籍矣而讀其與余書則云與其髯參短簿軒冕浮沈曷若野鶴閒鷗煙霞自適噫斯豈風塵中人歟問其年曰三十八歲溯余辛亥歲過屯溪時止三歲耳肅知山村水驛閒煙火千家而其襁褓中有詩人哉然則余安得不老也回首新安山色悵悵曷已

周子雲三蓮堂詩序

余自幼與雲笈親家翁交最深往來亦最密子雲其少

子初見時猶在襁褓也及同治中余始主講詁經精舍慕陶同年奉檄來監院事子雲以從子從之讀書余每至丙夜猶聞其伏案咿唔然所習者舉子業耳丙子秋子雲舉於鄉至今而四上春官不第年亦逾三十一襲青衫浮沈十載居然名場老宿矣偶以其所作詩一卷見示其弟一篇即讀兩當軒集而作者知其瓣香有在而詩亦頗似之葢皆青蓮嫡派也夫詩家李杜並尊而論者謂杜聖而李則仙似乎少有軒輊然余謂學杜不成必至生硬枯澀作三家村夫子面目學李不成則其雲譎波詭之詞鳳泊鸞飄之思猶不失為風騷門徑中

人學詩者勿尊杜而卑李也余非不知此理而老年才盡翰墨積庸往往放筆爲直致流於率易而不知樵歌牧唱不足言詩矣烏足點定子雲之詩哉子雲詩中多有與余孫陛雲唱和之作嗟乎川闖水以成川世闖人而成世吾孫已能以下里之詞酬唱陽春然則余安得不衰且老而覩與雲笈唱和時如隔世事也

照印十三經小字本序

往年何子貞先生曾言於曾文正公設局揚州刊刻大字十三經經文注文固皆大字即正義亦皆大字先生自任校讐之役甫成毛詩一經不勝其煩語余曰吾老

矣精力不逮毛詩成後當告知南豐以後諸經屬之吾子矣南豐謂文正也余笑曰此非所能亦非所願也先生問故余曰大字固便觀覽然舟車攜挈非便即家居亦嫌插架之多環堵之室將不能容且紙墨之費必鉅寒士何能購取余願刻十三經小字本既便取攜亦易藏庋寒士之家皆得人置一編經學昌明儻由是乎、所謂君子務其大者小人務其小者請分任之可也相與一笑而罷其後文正薨先生亦歸道山大字十三經竟不成而余欲刻小字十三經亦有志未逮今年冬山陰何桂笙逓上書來言其友於點石齋用西法照印十三

經注疏密行細字一紙可敵原書之四而幅之廣狹半之余聞之甚喜問所據何本曰江西阮刻也余聞之益喜或曰刻十三經何不遵 武英殿本而用阮本爲余曰是無他取其有校勘記耳阮文達之爲校勘記羅列諸家異同使人讀一本如徧讀各本又恐讀者不知此文之有異同也故凡有異文者於字旁加墨圍焉有增減者於兩字之閒加墨圍焉其爲讀書計固甚周矣廣東曾重刻阮本十三經而於諸墨圍皆不刻大失文達之意今照印本雖小而墨圍俱在與原本無殊且其字蹟明顯雖老年人可讀此本既出必盛行於人閒家

有其書而經學亦將蒸蒸日上禆益　聖朝文教昌非淺鮮余衰且老猶幸及見之惜不及與子貞先生同讀之也

兩罍軒尺牘序

老友吳平齋先生仕學兼優之君子也余嘗志其墓詳言之矣其手定之稿刻以行世者惟彝器圖釋十二卷古官私印考二十卷焦山志十六卷及虢季子白盤考漢建安弩機考温虞恭公碑考華山碑考各一卷其酷嗜金石精於考證亦足見學問之一斑矣然其心術之正大品行之高潔識見之深遠議論之宏通則猶未之

見也今年冬哲嗣廣庵觀察刻其尺牘十二卷索序於余然後向所未見者今得而見當庚申辛酉東南淪陷之秋先生勷贊軍書支持危局而引退之後與人書自言以三勿名齋所謂皭然不滓者歟至於議減賦額議開淒湛皆江浙閩百世之利而無不自先生發之嗚呼使先生得竟其用則經世之大略以學問行之非卓然威豐同治閒一名臣哉先生有與余書今刻弟七卷中其略云執事抱負宏遠使得竟其所藴則本經術以飾吏治設施必有大過人者豈特以文章表見而已斯言也余章句陋儒不足當之而以爲先生自道語則誠哉

是言矣至其評論金石書畫無不允當得此書竟可以當淸河書畫舫嘯堂集古錄鄭庵尙書序中已極推重之余可勿贅也漢陳遵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爲榮先生言語妙天下而書法之精又足以副之人得其片紙隻字什襲珍藏視同球璧卽余所藏者亦數十幅其草草裁答不自存稿者皆不入此刻中數百年後諸墨蹟散布人閒或壽之貞石好古之士取此刻讐校異同審別眞贗當共歎先生之仕學並優而余言爲不謬矣